

守岁是从吃年夜饭开始的，一家人围坐桌前，美酒佳肴、糖果瓜子，慢慢品来，以候“岁”的到来。

一年又一年过下来的年，继承着传统，也不断增添着新的时尚元素。80年代城市里的年，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记忆。

我早已和表兄妹们商量好了：这个春节啊，无论多忙，我们都会和往年一样彼此间走动走动，而且谁也不会缺席……



守岁

□方华

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。”除夕之夜，炎黄子孙都有守岁的习俗。人们往往整夜不眠，以迎候新年的到来。守岁，既有对逝去岁月的惜别之情，又有对新年寄予希望之意。

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生活，那时候农村还没通电，除夕夜，节俭的舅舅不但要点上几盏灯罩擦得铮亮的煤油灯，还要点上几根大红的蜡烛，将整个厅堂照得灯火通明，暖意融融。

守岁是从吃年夜饭开始的，一家人围坐桌前，美酒佳肴、糖果瓜子，慢慢品来，以候“岁”的到来。虽然小孩子对过年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，但由于兴奋过度，加上被外婆特许喝了一点米酒，我候不到“岁”的到来，就有点儿熬不过瞌睡虫了。

记得迷迷糊糊地偎在外婆怀里时，我曾问过她：“岁是什么，为什么要候它？”外婆笑眯眯地说：“候岁就是你又长了一岁，长大了，有出息了。”

虽然希望自己“有出息”，但在接过外婆、舅舅给的压岁钱，满心欢喜地压到自己的枕头底下后，我还是到梦里去守岁了。

长大以后才知道，“岁”（又称“年”）其实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残暴的怪兽，每当新年到来时，它总要出来伤害人畜、毁坏田园。为了躲避“岁”，人们在腊月三十晚上，天一黑就关闭大门，不敢睡觉，坐等天亮，是为守岁。后来人们偶然发现，“岁”害怕红光及敲打竹筒的声音，这就是除夕夜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、燃放爆竹的由来。

古人是这样守岁的：“季冬除夜接新年，帝子王孙捧御筵。官阙星河低拂树，殿廷灯烛上熏天。弹弦奏节梅风入，对局探钩柏酒传。欲向正元歌万寿，暂留欢赏寄春前。”杜审言的《守岁》诗向我们展示的是宫廷里守岁时的景象。

平民百姓如何守岁呢？张问陶的一首《戊申除夕》作了生动的描述：“耳闻腊鼓鸣，心已复邦族。土风重守岁，红烛暖茅屋。阍底腊猪肥，饔中家酿熟。承欢聚庭帙，属履到童仆。巷北闻呼卢，市南或征逐。灯火乱前街，儿童欢似鹿。邑小人声杂，达晨不肯宿。”看来，从古到今，王公贵族也罢，庶民百姓也好，皆以庆祝的方式迎新，通宵达旦到天明也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除夕守岁也加入了新的元素，网上祝福、短信拜年……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更是给守岁的人们增添了一道文化大餐。当旧岁辞去，新年的钟声敲响，那欢快的鞭炮声便一直喧腾到旭日东升。

苏东坡在《守岁》诗中写道：“明年岂无年，心事恐蹉跎；努力尽今夕，少年犹可夸！”除夕布新之际，回顾过去以珍惜时光，展望未来以把握拥有，当是守岁最积极的意义啊！

80年代的年

□马继远

20世纪80年代，城市里的年，还处处打着票证的烙印。那时候，城里人吃、穿、用的商品，都要凭票证购买。“过年就是过嘴”。临近春节，老百姓采购年货时，“粮票”、“菜票”、“肉票”、“鱼票”等各种票证，更是大行其道。

按“计划价”销售的商品似乎总显紧张，错过了，就得去买价格相对较高的“议价”商品。寻常百姓过日子喜欢斤斤计较，所以宁可起早贪黑排长队，凭票去购买计划商品。于是，春节将近时，家属楼里的大爷大妈们，经常交流哪里有计划商品到货，组团前去排队购买。年的味道，便从那购买年货的一排排长队中升腾开来。

那时的年货，自然与现在的不能比。厨房里，萝卜、白菜、粉条等大众菜永远是主角，番茄、黄瓜等“反季节蔬菜”彼时还闻所未闻。肉的种类，也是最常见的猪肉、牛肉、鱼肉等几种。家家户户招待客人的，也无外乎花生、瓜子、糖果等零食。水果种类也不多，苹果、橘子最为常见。这些年货，现今看来，确实单调，在当时却已经让百姓感到日子富足殷实了。

城市里，那个年代大多还没实行“禁放”。密集的建筑和人群，使得城市里的鞭炮声比乡村更热烈而长久。从年三十起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不绝于耳。街上的车少了，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，他们追逐、嬉闹，不时燃放鞭炮取乐，把年的喜庆传递给路人。累了，他们就掏出压岁钱，买一串冰糖葫芦来吃，酸酸甜甜的味道，从此深深浸入他们对年的记忆之中。

大年初一的第一顿饭，更像一种仪式。吃饺子，是期盼一年能交好运。也有清早喝凉粉汤的，是期望孩子们的脑子一年都灵光。吃完早饭，小夫妻们中午都要回男方父母家团聚，与兄弟们一块陪父母吃顿真正的团圆饭。父亲和孩子们在一块天南地北地聊天，母亲则带着媳妇们在厨房筹备中午和晚上的团圆饭，很像多年后那首流行歌曲《常回家看看》里唱的感人场景。年的味道，这时就是亲人们依依相聚的温馨。

城市里的人，亲戚总不及乡下多。特别是这个城市西边的工业区，是“一五”、“二五”期间兴建的，住户多从东北、上海等地迁来，大多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，自然就少了花费工夫走亲戚的过程。于是，在那一带流行轮流坐庄过年，带上老婆孩子，轮流到关系比较铁的师傅、工友家里，吃吃喝喝，坐坐聊聊，十多天的年假也就打发了。对于这些外来人员，年的味道，就是工友之间浓浓的友情。

新春佳节，老闷在家里也不是事儿。走上街，走进公园，转转逛逛也是过年的方式。那时，庙会已经渐渐恢复，百货楼周边，上演着豫剧、曲剧，是比较喜庆的几出戏，《抬花轿》、《穆桂英挂帅》……可以听听看看，也可以跟着哼哼。市区南郊的关林庙会，已延续千年，市民们扶老携幼，在熙熙攘攘中体会着年的喜庆。

能在春节前抱回一台大彩电，当时也是很喜庆的年事。对于现今被称为“新民俗”的春节联欢晚会，那时候的观众，还没有如今这般“边骂边看”的执著。处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们，目光是狭窄的，更是温和的，认可了很多至今被奉为经典的歌曲、小品，这些，也成了80年代春节的标志性符号。

岁月推移，经济社会渐渐转型。一年又一年过下来的年，继承着传统，也不断增添着新的时尚元素。80年代城市里的年，也就成为我脑海中绝无仅有的，属于那个时代的记忆。

拜年那些事

□管洪芬

当诸多好友抱怨年味渐淡，年假不知如何消磨的时候，我却对新年里走亲访友诸多事宜充满了期盼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新年不仅仅意味着喜庆和忙碌，更意味着团圆。也因此，在我们家沿袭多年的关于新年里走亲访友的特殊模式，便一直为我所接受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一年的年前几天，母亲都会带着我们上街采购一些礼品。那时候，生活贫苦，母亲说，辛辛苦苦了一年，好不容易过年了，亲戚朋友可以聚一聚了，买点礼品表示一下心意是必须的。母亲说的时候，表情欣喜而向往；我们听的时候，心里自然也是欢喜的，只不过我们欢喜的内容与母亲略有不同。

我们欢喜什么呢？无非是贪恋那一点儿美食，还有父母对我们的些微纵容。新年里，母亲再不会催促我做功课，再不会责备我有多顽皮。从年初三开始，母亲便会带上我去每一个亲戚家拜年，就这样一天又一天，一股要好多天才会结束。因着那些美食的诱惑，我巴不得天天去拜年，而且那几天里我可以一直和那些表兄妹见面、玩耍，这更让我快乐无比。

当然，我也常常奇怪，去外婆家拜年的时候，母亲和姨妈们总是代替外婆做出一桌的可口饭菜供我们大快朵颐，而她们却几乎不吃什么，等一切忙完，她们便坐在太阳底下陪着外婆唠嗑，那有说有笑的样子，仿佛比吃什么美食都要高兴。

我不懂她们，也没空去猜测，去外婆家拜年结束，接下来我们开始“转战”舅舅家、姨妈家，几乎还是那个模式：母亲和姨妈还有舅妈做菜，父亲和舅舅、姨夫在桌旁喝着酒，而我们这些小孩子则抢着吃自己喜欢的食物，然后像风一样地跑出去玩耍……

有一次，我笑着告诉母亲我的新发现：真奇怪，拜年就是一家一家地串门，你们做饭我们吃，而且人员不变，只不过是换了地方而已。母亲便笑，随后意味深长地说，一年了，走动走动是应该的。

多年以后，当我再一次和亲戚、朋友们相聚于新年，我才恍然大悟，母亲她们之所以不在乎新年里可以吃什么喝什么，那是因为他们更看重那份亲情，相比那些美食，亲人间的嘘寒问暖和彼此祝福更让人感觉幸福和温暖。

前几日，母亲问起拜年的事儿，我笑着告诉她，我早已和表兄妹们商量好了：这个春节啊，无论多忙，我们都会和往年一样彼此间走动走动，而且谁也不会缺席……

